

欧盟布鲁塞尔总部前的正义之声

【明慧网】2016 年 6 月 29 日下午，三位独立调查员——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美国独立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应邀来到欧洲议会举办听证会，并提交了关于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促请欧盟采取行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

法轮功学员在欧盟布鲁塞尔总部门前广场上举行和平请愿活动，呼吁欧盟采取行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同时向各族籍民众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暴行。

活动当天，欧盟总部的工作人员和路过的各族裔人士被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所震惊，在征签表格上签字后纷纷表示必须制止这场迫害。

Mira Zujeva 曾在欧洲委员会工作，现在在欧洲议会工作，她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摘取器官？我反对这种做法，它不仅仅是违反人权。必须停止这种做法，这是显而易见的。重要的是你们在这里，你们必须在更大的世界范围行动，让人们都知道这种违法的做法，知道（中共）对法轮功



■ 法轮功学员在欧盟布鲁塞尔总部门前广场上举行和平请愿活动

修炼者的迫害。现在我很明确地看到了这些数据，也很清楚这种做法是违反人权的。”

Thomas 是布鲁塞尔的独立摄影师，他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知道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表示非常震惊，他说：“对人类来说，发生这种事情是非常可怕的。”他要

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情况放到他的脸书上，让所有的朋友知道这件事情，他认为很重要。

SALAZAR 是位德国的建筑设计师，他认为重要的是让人们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他表示：“我认为欧洲议会应该给中国政府（中共）施加压力。人权是普世权利。”◇

图片新闻



■ 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参加国庆游行，市民赞扬法轮功队伍阵容庞大

【明慧网】2016 年 7 月 1 日加拿大国庆节，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温哥华举行的两场盛大游行，并参加了列治文市三文鱼节游行和在市中心的国庆游行，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走过，一路受到沿途民众



的热烈欢迎，不时传来热烈掌声和欢呼声，很多市民拍摄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不时可以听到华人感慨“法轮功来了”，“法轮功人真多呀”，“法轮大法好”，“法轮功教导真善忍”等声音。◇

16岁女孩营救母亲 为冤死的父亲鸣冤

【明慧网】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高一喜2016年4月19日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十天后突然死亡。警察强行解剖了遗体，并一再逼迫家属迅速火化遗体。

警察不许高一喜的女儿看遗体，直到女孩下跪哀求，才反扳着她的手臂让她见一见父亲遗容，还不到两分钟。

目前，高一喜十六岁的女儿高美心已经暂时停学为父鸣冤，并营救仍被非法关押的母亲。

以下是高一喜的女儿揭露牡丹江公安局警察绑架、害死高一喜并强行解剖遗体的经过（节选）：

我叫高美心，今年十六岁，我爸爸高一喜，四十五岁，牡丹江市穆棱市穆棱镇河北村人，为人朴实、善良，曾当过酒店经理。妈妈孙凤霞，四十四岁，在穆棱市下城子火车站上班。

2016年4月19日晚十点左右，牡丹江公安局先锋分局先锋警务大队副大队长吕洪峰带领一帮警察半夜突然闯进我家中，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进行大搜查，录像，并把我父母绑架。

4月30日相关人员告知家属，高一喜已经死亡。他们不让我们进去看遗体，就是先协商让家属签字同意解剖。他们还说：现在家属不同意也不行，还说你同不同意没什么用，必须得解剖。我们不签字他们就拦着不让我们看遗体。

我当时很着急，就跪下求他们，我一直跪在那求他们，一直哭，哭得嘴都出血了。后来他们同意了。有两个特警反扳着我的手不让动，然后带我去见我爸爸的遗体，把我控制在两米以外。我说：你们松开吧，让我靠近一点，我什么都不干。他们才让我靠近一点看，我爸的遗体已经僵硬了，我看到我爸爸双目圆睁，眼角有泪痕，紧握双拳，左手往左撇，右手抬高一点往右撇，胸部是鼓起来的，肚子都特别瘪，后背往起翘没有贴到床板上，有明显的绳子捆绑的痕迹，双腕铐痕明显，两手有瘀青，指甲



高一喜

是青紫色，头上有瘀青，腿上有六个针眼。我心痛欲裂哭着叫爸爸：“爸爸你醒一醒，我是你姑娘，爸你听见了吗？”刚叫了两声，警察就使劲把我给拖出去了。我看爸爸总共没两分钟。我当时非常痛苦，无可奈何再次跪下求他们说：“大爷，你等一等，我小姑他们明天就赶回来了。让他们看一眼我爸不行吗？”他们说：不行。一直说这是法律规定，还说家属签不签字没什么用，不用家属签字。

我举起手机要把说这话的警察录下来，马上上来一个特警将我的胳膊拧到背后，按住不让我动，并且抢走了我的手机，还没收了我家人所有的手机，不许家属拍照。我说要去和他们协商，可是当我进解剖室时，法医已经把我爸的尸体从脖子往下到肚子都剖开了。我心急的大喊：“不能动！”法医（刘景春、吴风）一惊停下手看着我。上来两个特警把我往外拖，我说：“我要看你们怎么解剖我爸的！”他们说：“你小孩不适合看这个。”就使劲把我拖出去了。在我们家人都不同意的情况下，他们把我爸的尸体强制解剖了。解剖结束后，大家往出走的时候，听到殷宪峰说：“这回事大了。”他们把妈妈又送回看守所关押。我的心都碎了。

我爸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临终留下的遗体遗容是痛苦挣扎的样子？为什么非要强行解剖？到底在掩盖什么？我的心好痛苦，我只有十六岁，而现在我要面对的是爸爸离世的善后处理，妈妈何时能回到我身边，谁有能力帮帮我，我真的是走投无路，呼天求地……

我到办案单位和看守所等相关部门索要他们抓捕我爸妈时的执法凭证，他们说：不能给我，我说要看一看，看守所长马国栋说：你们不配

看。甚至连家属最基本的知情权——想要个死亡证明都没有。

我们家人被迫害死了，我们到各个相关部门去申诉、报案，要求查明我爸的死因，是合情合理的，可是检察机关从上到下一致推脱不给立案。一政府官员说不能给你们立案，要是给你立了案，那么多人都得判刑。爸爸离世两个多月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看守所、检察院、人大、政法委、信访办等相关部门，可是没有一个部门给我们答复。走到哪都是推诿、躲避、不接电话。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还有跟踪、监视我们的。谁对我家的遭遇表示关心或同情，都会在生存和安全方面有所堪忧，甚至给我打电话问候的阿姨都被警察抓捕了……我没有太高的要求，我只想让爸爸死的明白，我只想让他们放回我的妈妈。我只想有个家，虽然已经不完整了。◇

看。甚至连家属最基本的知情权——想要个死亡证明都没有。

艰辛救夫愿未了 张金库妻子不幸离世

【明慧网】被黑龙江省呼兰监狱迫害的很严重的勃利县法轮功学员张金库，他的妻子李亚丽在长期营救丈夫、愿仍未了之时，不幸于2016年5月14日凌晨五时离世，年仅四十七岁。

张金库于2013年3月29日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五年，先后被劫持到佳木斯监狱和呼兰监狱迫害。张金库从被劫持到监狱后，遭受了酷刑迫害和欺凌虐待，生命几度垂危，至今还被关在监狱医院，不能自理。

三年来，李亚丽为了能见到丈夫张金库，为了能把丈夫营救出来，从勃利家乡到呼兰监狱的一千里路程，不知往返了多少次。本来身体很好的她，很快就成了皮包骨，体重不足七十斤。李亚丽在重压下曾病倒几次，没想到这次倒下她再也起不来了。◇